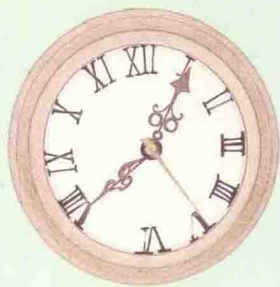


阿



Priest

牧
/ 著



我的 拖延症 女友

原名《大战拖延症》



这世上最好的不是完美的爱情
而是因爱而变得更好的我们

2:30 · 4:30 · 6:30 · 9:30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阿

Priest

牧
/ 著

我的
拖延症
女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拖延症女友 / 阿牧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500-1086-4

I. ①我…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7802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我的拖延症女友

作 者 阿 牧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张 越 程 玥

特约策划 朱 殊

特约编辑 朱 殊

封面绘图 哈 鲁

封面设计 郑力琿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15.7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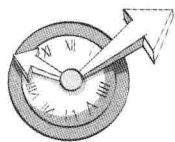
定 价 29.80元

ISBN 978-7-5500-1086-4

赣版权登字: 05-2014-21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姑娘何许人也 || 001

第二章 熊成精了 || 007

第三章 庸人常立志 || 023

第四章 天有不测风云 || 034

第五章 医院里的男人 || 054

第六章 意外连连 || 073

第七章 扒掉那层皮 || 092

第八章 “生死时速” || 106

第九章 精神之癌 || 116

我的 拖延症 女友

第十章 与“拖延症”告别 || 135

第十一章 第二次独立 || 154

第十二章 春暖花开 || 164

第十三章 艰难蜕变 || 186

第十四章 跌入谷底 || 200

第十五章 又见“老朋友” || 209

第十六章 天行健 || 226

第十七章 最好的我们 || 241

第一章 姑娘何许人也



叶子璐睡前不小心打碎了床头柜上的一个玻璃镜框。

但这个重度拖延症患者丝毫没有打扫的意思。她只是用拖鞋把玻璃碎片随便拨了拨，凑成一堆，然后趴在床上伸长了胳膊，把照片捡了起来，就着床头灯，盯着相片出了神。

照片是叶子璐的中学毕业照，那时候她还是标准的柴禾妞，穿着那身起码比她本人大两个码的校服，露着额头上两颗俏皮的青春美丽嘎巴痘，对着镜头笑得见牙不见眼。

任谁看着这玩意也激不起什么自恋的情绪，叶子璐只从上面看出了一点物是人非，于是惆怅地将毕业照塞在床头柜上一只玩具小熊的屁股底下，打了个滚，闭眼睡觉了。

结果她就梦见了自己的高中时代。

想当年，信德高中是本地最好的中学，市重点，是十二个市区的初中生及其家长们每年中考时仰望的终极目标，每一届都有无数小崽子们玩命地削着自己的脑袋，期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尖子生”，从人山人海

一条能进信德的血路来。

穿着信德的校服，在学校门口买煎饼，老板娘能给多抹一刷子酱。

叶子璐也是辉煌过的人，她在信德读书的时候，考试成绩很少跌出年级前十，班级“一姐”的位置很少有人能撼动。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时，她更是了不起，拿了全市第五名，还被楼下高二班请去做了励志演讲，当时她妈已经拿着清华的学校宣传资料给她挑专业了。

不过剩下的最后一锤子——高考的时候，她不幸掉链子了。

最后叶子璐上了一个……嗯，怎么说呢，反正也算个重点吧，但是分数线刚刚擦过重点线，大学的名字说出来，不是本地人都没听说过。

当然，虽然她母校没混上国家“985”，但好歹也抓住了“211”的尾巴。“考上了重点大学”，在别人眼里，可能已经算不错了。但人 and 人目标不一样，这个结果对于一心奔着清华去的叶子璐来说，就像一盆凉水，在她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就咣当一下给扣在脑袋上了。

她整个人都被砸成了一个二百五。

嗯，是的，从那以后，叶子璐慢慢变成了一个从身到心的、完全的二百五。

在信德高中的三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叶子璐的期末成绩单都是各种亲友们扎堆讨论的焦点，她能收获满耳朵的“这孩子就是清华北大的料嘛”“就算不上清华北大，全国前五也跑不了的”“瞧瞧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养的”“也没见怎么刻苦，聪明是天生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咱们老祖宗发明了一个词，管这种现象叫“捧杀”。

唉，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从高三到现在，六七年的时间过去了，叶子璐已经从在亲朋聚会上被挑出来表彰的模范，彻底沦为被拎起来批判的对象。

少数人——诸如她的父母——依然对叶子璐抱有希望，准备看着她在大学奋起，然后在考研战场上一雪前耻。后来他们也都失望了。

叶子璐在考研战场上完美地充当了分母的角色，考了个狗屁也不是的分数，复试的边都没捞着，就欢欢喜喜地抱着她的本科学位证加入了一毕业就失业的大军。

叶子璐大学四年，没拿过一分钱奖学金，没拿过一张奖状。她贯彻着“一天学习十八个小时，一学期学习一个星期”的光荣传统，仗着大学期末考试水分大，每每混一个擦边分数，低空飞过及格线，成绩单上满目疮痍。

在截止日期前一宿通宵赶论文，那都是家常便饭，连当年考研缴费，她都差点因为一拖再拖而错过日期。

她无数次在最后一秒钟赶上火车，无数次一路狂奔着赶去面试。

叶子璐就好像一个无事忙一样，整天都觉得自己像死狗一样累，可是细想起来……也没干什么事。大把的时间就在她无所事事地发呆、逛街、刷论坛或者看网络小说中度过了。

这些东西构成了她惨白的青春。

在信德的时候，叶子璐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或者赚大钱，她一直忐忑地期待着老天给她的大奖，可是现在她把礼盒拆开了，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老天爷跟她说：“呸，别做梦了。”

叶子璐没有成为现实的专家，也没有成为网络上的“砖家”——毕业后，在家失业了半年，她成为离家不远处的一家小私企的行政专员。在这样一个一线城市里，叶子璐每个月拿三千块钱工资，又花两千在郊区与人合租了一间两室一厅，想要以此假装独立……如果不是因为付房租的人是她爸，可能她会假装得更像一点。

叶子璐从来不知道何为理财，存款都是浮云，几乎每月都要月光，有时甚至让父母再给贴个几百块到几千不等的零花钱。

换句话说，她就是江湖传言中的“啃老一族”。

午夜梦回，叶子璐从峥嵘岁月里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彻底被一个梦给弄失眠了，梦里，别人都崇拜地叫着她“叶子姐”，排着队，拿着试卷问她问题。

她抱着被子在床上发呆，看着地上一堆碎玻璃碴，心里想：扫了吧？

然而下一秒，叶子璐又觉得自己有神经病，哪有大半夜不好好睡觉却打扫卫生的？

于是她抱起自己的腿，蜷缩成一个球，把床头的手机翻出来，找出存

储的短信，翻到最近的一条。

“我一直觉得像你这么聪明的女孩，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等着你挽回，或者自己说分手。可是等了两个多月，你依然像没事人一样，我就明白了，在你心里，我可能压根不算什么，我看我们不如各自走各自的路吧。叶子，祝你幸福。”

这条短信太长，分了两页才说清楚，叶子璐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通讯录里显示短信来源是个未知号码——她已经把这家伙从通讯录里删除了。

这个事她没有拖，拉黑删号码一气呵成，干净利落。

叶子璐面无表情地摆弄着手机，自己也说不清心里是个什么滋味。然后她习惯性地刷上了手机网页，在微博上逛了一圈，人人网上晃了一圈，豆瓣上转了转，又把常去的论坛刷了两遍——已经凌晨三点了，除了在国内有时差的，大家都睡了，连网上都不热闹。

叶子璐做完了这些毫无意义的事，就好像完成了一个什么仪式一样，再一次躺回了被子里，同时，她在麻木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难过。

并不是为了和前男友分手而难过——她早知道对方对她没感情了，再二百五的女人也知道别人喜不喜欢她，等着她先提出分手已经算扬风格了。她也并不是故意耽误人家……只是习惯性地一拖再拖。

叶子璐难过，是因为突然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叶子璐才会想，自己怎么会变成这么一个平庸的人呢？她没有梦想，没有方向，没有未来。

日复一日，她都那么重复地过着，谈不上有事业，交际圈子极狭小，二十多岁的大姑娘，还经常被人指责不会做人、不会说话。刚才，她还被男朋友甩了，生活和前途是一水儿的惨淡。

“我的人生不应该这么下去。”叶子璐想着，用被子角抹去眼泪，“明天我要开始做一个不一样的人，明天开始！”

她在这样奋发图强的心情里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了。可是庸人常立志，床头柜下面，一堆碎玻璃片还静静地在那里躺着。

叶子璐，二十四岁，普通城市居民，独生女，家境小康。

她个子不高不矮，模样说得过去，谈不上多么好看，但是拾掇一下，

好歹也不会影响城市市容。她收入偏低，属性宅，爱好上网。

特长：头发。

成就：无。

而与她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颜珂，却完全是叶子璐的反面。

颜珂是个通常意义上的精英，早在还念大学的时候，就从自己老爸那里弄了点钱，开了一家小广告公司，结果没想到一来二去，还真让他在业内混出了点名堂，这些年他们新丰广告公司接了好多大公司的合作案，甚至经手捧红了几个小模特。

颜珂收入不菲，是个青年才俊，形象不错，家世良好，以及……人无完人，不可避免地，此人性格有些变态。

颜珂平时喜欢吹毛求疵，可谓嘴贱舌毒，兼脾气暴躁，尤为热爱臭显摆与穷讲究，时常以伤害别人的自尊为乐。

人如其名。

这天颜珂赶着应酬，临出门时，碰上新广告女主角。这是个刚入行没多长时间的小歌手，出了一两张专辑，唱功谈不上，大概也就是不跑调的水平，所以没唱出什么名堂。所幸她形象还不错，颇有时下受欢迎的“清纯少女风”，于是娱乐公司有意让她通过广告多上上镜。

小歌星一见颜珂，两眼就水汪汪了起来，“颜总好。”

颜珂正心情恶劣，一见这上赶着贴过来的，当场无礼地后退一步，脸上每一个上皮细胞都写满了傲慢。他一边披上助理拿来的外衣，一边不高不低地挑剔道：“造型怎么回事？谁给梳的埃及艳后头？嫌她那大饼脸还不够平是不是？”

小歌星和形象设计师的脸色一起由青转绿。

颜珂此人，天性中就有愤世嫉俗的一面，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便看不得别人也自我感觉良好，尤其讨厌自以为长得帅的男人和自以为漂亮的女人。

说完，他看也不看方才被自己出口中伤的小歌手，抬腿就要往外走。这时，一个一身休闲装的青年放下手里的杂志，从角落里抬起头来，扒在椅子背上问：“哎，我妈让你上我们家吃顿饭。”

这位名叫梁晓，是个在他爸公司干活的富二代，是颜珂正在进行中的

项目的客户，算是颜珂的一个发小，属于自以为长得帅的男人，叫人看了十分讨厌。

颜珂对他毫不客气，冷淡地掀了掀眼皮，“改天吧，晚上有应酬。”

梁骁说：“颜总，我可是你的甲方。”

颜珂闻言一顿，“好的，梁总。再见，梁总。”

梁骁：“……”

他除了骂娘，竟然想不出该怎么回答。

也许是梁总怨念感动……不，惊动了上苍，这天晚上就成了颜珂的受难日。

他正在车后座上闭目养神，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突然身体猛地往前倾去，还没清醒过来，就感到一阵剧痛——然后他彻底不用清醒了。

一个司机酒后驾车，在十字路口上把他撞了个正着。

第二章

熊成精了



颜珂慢慢恢复了自己的意识，随即他惊悚地发现，他感觉不到自己的四肢了。他心跳一瞬间空了一拍，脑子里一瞬间闪过种种可怕的可能。颜珂奋力地想要睁开眼，迫切地想知道自己究竟是死了还是残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感觉到了双倍的惊悚——只听一阵手机闹铃声在旁边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然后一个爪子摸索着放到了他的脑袋上，使劲往下一按。

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手机——不是十五年前风靡大街小巷的大砖头移动电话，而是一个……足足有他本人半个身体那么大的手机！

颜珂的目光直了一下，然后木然地往上移动，看见了按在他脑袋上的那只手。

看得出来那应该是一只女人的手，然而它却能轻而易举地包住他的整个头，压下来的时候，仿佛能遮天蔽日。

这一定是他把脑袋撞残了产生的幻觉！

耳畔那手机的闹铃越来越响，巨手来回逡巡半晌，终于在主人的骂骂咧咧下，摸准了手机的位置，利索地把铃声按掉。

从这个角度，颜珂看清了这个“女巨人”。

目测她脑袋的直径绝对有一米以上，吹过来的呼吸足有四五级风，顶着一头在枕头上蹭得像杂草一样的毛，大半张脸埋在枕头上，正闷头大睡。

太伤眼了！颜珂心里痛苦地想，即使是女巨人，这也太伤眼了！

他正想默默地扭过头去，却发现自己浑身上下，连一根手指头都移动不了。

那“巨人”在床上磨蹭了五分钟，等到了另外一个闹铃。在这个过程中，“巨人”表现出了十足的人性化，她像城市里所有懒病晚期患者一样，面不改色地按掉了闹钟，翻身继续睡。

颜珂在旁边默默地数着，五分钟一个的闹铃，足足被她按掉了六个，“巨人”这才拖拖拉拉、目光呆滞地从床上坐起来，脸上带着一种迷茫的挣扎，然后身体在半空中晃了晃，眼看就要一头倒下再睡一觉……

纵然颜珂确信自己被撞坏了脑子，眼前一切都是幻觉，见了此情此景，依然忍不住插嘴说：“如果你也要上班的话，我觉得现在应该快迟到了。”

叶子璐感觉自己还没睡醒，因为就在她摇摇晃晃地想要倒下去再眯下一个五分钟的时候，她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自己的房间里响起来，内容非常应景——说她快迟到了。

叶子璐那堪比大腿一般粗壮的神经没跟上趟，以至于她呆了两秒钟，还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嗯，几点了？”

颜珂觉得这个幻觉够真实的，还能对话，于是他非常好心地扫了一眼自己旁边的闹钟，告诉她：“八点半了。”

“哦。”叶子璐坐在床边，打着哈欠用光着的脚丫在地上蹭着找鞋。她的哈欠打到一半，骤然想到了什么，整个人突然僵住了，目光变得清醒无比，嘎啦嘎啦地扭过头去，目瞪口呆地盯着她床头上摆的那只丑兮兮的歪耳朵小布熊。

她……她竟然听见了那玩意说话了！

不光说话，还会看表？！

叶子璐觉得自己在小布熊那塑料做的眼睛里看到了某种类似活物的光！她颤颤巍巍地问：“是……是你在说话？”

颜珂淡定地回答：“不然呢？”

说出这句话以后，颜珂就看见这女巨人整个激灵了一下，脸上冒出了一个如同白日撞鬼的表情。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了——这幻觉也太细节化了，她的那表情跟个真人似的。

随后一声气冲云霄的惨叫直接穿透了颜珂脆弱的耳膜——叶子璐这一慌不要紧，光着的脚丫子正好踩在了昨天晚上没打扫的玻璃碎片上，顿时血流成河。

这声惨烈的尖叫惊动了她住在另一个卧室里的室友王劳拉。劳拉小姐正在上睫毛膏，手一哆嗦，差点戳进眼睛里，急忙探出个头，“怎么了？怎么了？”

叶子璐抱着一只流血的脚丫子翻滚在床上，痛苦地说：“熊、熊成精了……”

王劳拉茫然，没能领会会精神。

“我、我的脚！”叶子璐说到了重点。

劳拉小姐的目光这才落在了她那只壮烈的脚丫上。早晨本来就低血压，面对如此淋漓的现实，她倒吸一口凉气，顿时有点晕血。

王劳拉在墙上撑了一把，小脸煞白地问：“你你你没事吧？用不用……用不用我给你打急救电话？”

叶子璐回答不出，神情扭曲，躺在床上直叫“哎哟”。

王劳拉这才发现地上的罪魁祸首，稍微一思量，前因后果就明白了。她一时间不知该说叶子璐什么好，有点可怜她，又觉得她是自作自受。

王劳拉叹了口气，默不作声地拿来扫帚，把碎片给扫了。

趁着室友去倒垃圾的机会，叶子璐这才从重伤中缓过神来，想起方才的晨间惊魂，她用带着杀气和眼屎的眼睛扫了一眼床头的歪耳朵布熊，色厉内荏地质问：“呸，你是何方妖孽？”

颜珂正在风中凌乱着。

他在见到王劳拉的一刹那，就觉得这个女人有点眼熟。从一片兵荒马乱的记忆里仔细找了找，他终于想起来，这个姑娘是梁骛他们公司的一个

小助理，曾经到广告公司送过合同！

有什么事情……真不对劲了。

这是幻觉吗？是梦吗？

也太真实了，就算是梦，他好歹也应该梦见一个梦中情人、亲朋好友什么的吧？怎么会是个只见过一两面、差点没印象的路人甲呢？

“除非是我对她一见钟情，从此开始暗恋……我暗恋她吗？”颜珂拷问着自己的内心。

可是天地良心，真没有啊！

颜珂回过神来，艰难地对叶子璐说：“能麻烦你……给我找个镜子来吗？”

叶子璐打开床头柜上的隐形眼镜盒，里面带了个丁点大的小镜子，不过照此时的颜珂，这个尺寸是绰绰有余了。

颜珂看见镜子里那只熊的尊容，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一只玩具熊？还是一只那么丑，那么脏，看起来那么廉价的小布熊？眼睛一只大一只小也就算了，连耳朵都是歪的……巨大的震惊让颜珂有一瞬间超水平发挥，成功地操控了小熊充满黑心棉的身体，完成了一个向后倒去的动作，直挺挺地摔在了叶子璐的床头柜上，圆润的后背还滚了几下。

叶子璐冷静下来，发现自己竟然没觉得有多害怕，反而有点激动——那小熊还是她高中物理竞赛获奖后，她爸给她买的，已经在她床头柜上定居了好多年了，上面早落了一层灰。叶子璐大概认定了，就冲这个东西的屎样，哪怕真修炼成精，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于是越发有恃无恐地观察起它……他来。

不过她没能观察多久，很快，王劳拉就回来了，还带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创可贴和湿巾。

叶子璐立刻闭嘴，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

“这可怎么办？”王劳拉举着她找来的急救用品，束手无策地问，

“我看你还是赶紧先给你老板打个电话请假吧——你觉得创可贴行吗？要不然还是去医院吧？”

叶子璐龇牙咧嘴地把脚上的玻璃碎片清理干净，单腿跳上拖鞋，“没事，扶我一把——电话我一会儿再打。”

王劳拉歪歪扭扭地架住她的胳膊，一边帮着她一蹦一跳地去卫生间，一边顺口数落道：“别一会儿了！马上就打，你到了迟到的时间再打电话，让人家老板怎么想？他肯定觉得你是早晨起晚了，所以干脆装病不来。”

叶子璐“嗯嗯”地答应着，依然没有行动。她的脚伤势不重，折腾了一会儿就不流血了，又贴好了创可贴。

王劳拉见没什么事了，这才急急忙忙地穿上外套，“那我可走了啊，我上班要迟到了。”

叶子璐像个招财猫似的攥着拳头冲她挥手，“拜拜。”

王劳拉都换上了高跟鞋，又大步流星地走回来，拎起叶子璐的手机塞到她手里，“快给你老板打电话，我监督！”

“还没到……”

“别废话，快打！”王劳拉横眉立目，一起住了大半年，她实在知道自己这室友是个什么玩意儿，屁大的事都能让她拖个十天半月。叶子璐被她的淫威所慑，只得缩了缩脖子，忍耐着不适，当着王劳拉的面，打电话请了假。

做完这一切，王劳拉飞奔着去上班，叶子璐把手机丢到一边，盘起腿坐在床边，终于有机会与床头柜上“成精”的小布熊独处了。

“我认为，你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地修炼成精是不对的！”叶子璐说，“万一哪天你要渡劫，来个天雷把我们这个楼劈了怎么办？那么多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你负得了责任吗？这个月我全勤又泡汤了，都怪你，算你头上。”

颜珂无言以对，心里的苦简直一言难尽。

叶子璐问：“你既然成精了，那能穿墙吗？能飞吗？能点石成金吗？要不然……变个帅哥让我看看？”

“……你能把眼屎擦擦吗？”颜珂终于忍不住把这句鲛在喉咙的心里话说了出来，一时间竟然有点畅快。

“……”叶子璐沉默了一会儿，抬手揉了揉眼睛。

颜珂移开了目光，仰头望着泛黄的天花板，千头万绪，一团乱麻，简直不知该从何说起。沉默良久，他自白说：“别看了，我其实个人。”

叶子璐眨巴眨巴眼睛。

“我真是个人。”颜珂说，“我昨天晚上出了车祸，一醒来就发现自己到了这里，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叶子璐怀疑地眯起眼睛，打量着他寄居的小熊。

“我叫颜珂，男，家住靠近二环附近的水源小区，不信你去查，我没事骗你干吗？”颜珂说，“身份证号用给你报一下吗？”

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连熊一夜之间开口说话这种事都有，恐怕更离奇的事也不无可能。

叶子璐想了想，拎过小床桌，打开笔记本电脑，在网上搜索起颜珂的名字，接着，她就看见了那条关于车祸的新闻。

“哇！”叶子璐发出一声感叹，“居然是真的！”

还以为是个修仙故事，原来只是俗到爆的离魂啊！

叶子璐看完了新闻，感叹了一声以后……就没有然后了——她淡定地关了网页，自顾自地开始上起网来。她先是登录了企鹅，在自己加过的十八个群里挨个转了一圈，围观了一会儿别人都在聊什么，话题都不大感兴趣，于是没有插话，关上窗口，接着浏览起自己收藏的网络小说更新情况。

颜珂没料到自己就这样被遗忘了，他怀疑这女的脑子有问题。

正常人难道不应该稍微大惊小怪一下吗？就算她很淡定，难道不应该刨根问底地思索一下吗？就算她也并不是学术青年，那正常人难道不应该对这种怪力乱神的现象表现出一点不知所措吗？

最重要的是，一个陌生男人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她一个姑娘的卧室，正常人难道不应该审问清楚后，把他扔出去吗？

可叶子璐偏偏就毫不介意，她偏偏在陌生男人的眼皮底下，穿着睡衣，牙也不刷，脸也不洗，没事人一样地上网。

颜珂简直想哀号：就算她不介意，男人的狗眼也很介意啊！

二十分钟以后，颜珂没有发现任何叶子璐想搭理他的迹象，他终于忍